





周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

唐令狐德棻等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太子舍王褒

庾信

王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齊侍中太尉南昌  
文憲公祖騫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父規梁  
侍中左民尚書南昌章侯竝有重名於江左褒識量淵



通志懷沉靜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國  
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  
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竝見重於世梁武帝  
喜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之女妻之起家祕書郎轉  
太子舍人襲爵南昌縣侯稍遷祕書丞宣成王大器簡  
文帝之冢嫡卽褒之姑子也于時盛選僚佐乃以褒爲  
文學尋遷安成郡守及侯景渡江建業擾亂褒輯寧所  
部見稱於時梁元帝承制轉智武將軍南平內史及嗣  
位於江陵欲待褒以不次之位褒時猶在郡敕王僧辯  
以禮發遣褒乃將家西上元帝與褒有舊相得甚歡拜

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射褒旣世胄名家文學優贍  
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間位昇端右寵遇日隆而褒  
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人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  
擒武陵王紀之後以建業彫殘方須修復江陵殷盛便  
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竝願卽都荆郢嘗召  
羣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慄太府卿黃  
羅漢御史中丞劉歆等曰建業雖是舊都王氣已盡且  
與北寇鄰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矣臣等又嘗  
聞之荆南之地有天子氣今陛下龍飛續業其應斯乎  
天時人事徵祥如此臣等所見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爲



然時裒及尚書周弘正咸侍座乃顧謂裒等曰卿意以爲何如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當時唯唯而已後因清閒密諫言辭甚切元帝頗納之然其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明日乃於衆中謂裒曰卿昨日勸還建業不爲無理裒以宣室之言豈宜顯之於衆知其計之不用也於是止不復言及大軍征江陵元帝授裒都督城西諸軍事裒本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總戎深自勉勵盡忠勤之節被圍之後上下猜懼元帝唯於裒深相委信朱買臣率衆出宣陽之西門與王師戰買臣大敗裒督進不能禁乃貶爲護軍將軍王師攻其

外柵城陷裒從元帝入于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謹甚禮之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竝和之而競爲淒切之詞至此方驗焉裒與王克劉毅宗懔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太祖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裒及王克曰吾卽王氏甥也卿等竝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裒及克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裒等亦竝荷恩矧忘其羈旅焉孝閔帝踐祚封石泉縣子邑三百戶世宗卽位篤好文



學時褻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褻等賦詩談論常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高祖作象經令褻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褻有器局雅識治體既累世在江東爲宰輔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褻具草東宮旣建授太子少保遷小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褻常侍從初褻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褻等通親知音問褻贈弘讓詩并致書曰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

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鏗迹幽蹊銷聲穹谷何期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神每稟丹沙之說頃年事道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弘讓復書曰甚矣悲哉此之爲



別也雲飛泥沉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  
自鎬京致書於穹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  
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  
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  
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枿二仲  
不歸麋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  
求恒爲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竝歡衡泌  
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  
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惘陰弟非茂齒禽尚  
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爲肯臆且當視陰數箭排

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爲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反

遠

缺二  
字

產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箱保期願享黃

髮猶冀蒼鷹頰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  
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尋出爲宣州刺史  
卒於位時年六十四子龜嗣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祖易齊徵士父肩吾梁散  
騎常侍中書令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  
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  
起家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時肩吾爲梁太子中  
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竝爲抄



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闈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  
才文竝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  
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累遷尚書度支郎中通直正  
員郎出爲郢州別駕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  
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還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  
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  
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于江陵梁元帝承  
制除御史中丞及卽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  
騎常侍來聘于我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拜使  
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尋進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祚封臨清縣子邑五百戶除  
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多  
識舊章爲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與朝廷通好南北  
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  
人高祖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竝留而不遣尋徵  
爲司宗中大夫世宗高祖竝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  
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  
請託唯王褒頗與信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  
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其



辭曰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  
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消  
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  
極不反傳變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  
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顛之生平竝有著書  
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多陳世  
德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貌是流離至于暮齒燕詞遠  
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  
庭讓東海之濱遂淪周粟下邳漂泊臯橋羈旅楚歌非  
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惟此賦聊以記言不無

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爲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  
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壁睨柱受連城而  
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  
囚季孫行人畱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  
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  
亭喚鶴豈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裁一旅  
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  
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  
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歛者合從締交  
鉏耨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



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軼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頽旣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况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颺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於墻壁路交橫於豺虎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江而建國此播遷於吾祖分南

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水木交運山川崩塌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况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模楷盛於漳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旣姦回之蠱匿終不悅於仁人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游滄雷之講肆齒明離之宵筵旣傾蠡而酌海遂側管以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韜於武帳聽雅曲於文絃乃解懸而通籍遂崇



文而會武居筮轂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  
之君拭圭於西河之至于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爲  
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東門則  
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樹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  
千戶西賚浮玉南賅沒羽吳歛越吟荆豔楚舞草木之  
藉春陽魚龍之得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歛爲和  
親之侯班超爲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兵甲馮唐不論  
於將帥豈知山嶽閭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左戍卒離  
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  
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辯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

危獸角臥刁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爲  
兒戲搢紳以清談爲廟略乘漬水而膠船馭奔駒以朽  
索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猿鶴弊箠不能救鹽  
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旣而魴魚頰尾四郊多  
壘殿狎江鷗宮鳴野雉湛盧去國舩皇失水見被髮於  
伊川知其時爲戎矣彼姦逆之熾盛久遊魂而放命大  
則有鯨有鯢小則爲梟爲獍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  
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值天下之無爲尚  
有欲於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桐於  
大夏識鳥卵於條支豺牙密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



問聞三山而遂窺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冑旣官政而  
離邊遂師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窮寇飛  
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  
動宿北闕龍吟東陵麟鬪爾乃桀黠構扇憑陵畿甸擁  
狼望於黃圖填廬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  
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  
日蒼鷹擊殿競遭夏臺之禍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  
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則空裝米船顧榮則虛  
搖羽扇將軍死綏路絕重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  
韓分趙裂鼓臥旗折夫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

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蚩奔穴五郡則兄  
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爲  
將終於此滅濟陽忠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  
主辱臣死名存身喪狄人歸元三軍悽愴尚書多算守  
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  
臥墻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  
戎身先士卒胄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  
功業天枉身名埋沒或以隼翼鷄披虎威狐假雷漬鋒  
鏑脂膏原野兵弱虜疆城孤氣寡聞鶴唳而虛驚聽胡  
笳而淚下據神亭而三戟臨橫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



沙碎於長平之瓦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  
茫茫慘黷天地離阻人神怨酷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  
動天關爭回地軸探雀鷲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  
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余  
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訓對逢鄂坂之譏嫌值彤  
門之征税乘白馬而不前策青驪而轉礙吹落葉之扁  
舟飄長颿於上游彼鋸牙而向爪又巡江而習流排青  
龍之戰艦鬪飛鷁之船樓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  
丘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  
沈於杜侯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

漢星猶看於斗牛若乃陰陵失路釣臺斜趨望赤岸而  
霑衣艤烏江而不度雷池柵浦鵲陵焚戍旅舍無烟巢  
禽失樹謂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千  
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度水屆于七澤濱于十  
死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  
情於祿仕謬掌衛於中軍濫尸丞於御史信生世等於  
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  
三世而無慙今七葉而始落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  
銜索入欹斜之小徑掩蓬藿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  
蘆葦之單衣于時西楚霸王劍及繁陽鑿兵金匱校戰



玉堂蒼鷹赤雀鐵舳牙檣沈白馬而誓衆負黃龍而度  
湘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戎車屯于石城戈船掩乎淮泗  
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彘暮至剖巢燻穴奔虓走  
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然腹爲燈飲頭爲器  
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據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  
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西瞻博望北臨玄圃  
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牕屏繫馬於鳳凰樓  
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若夫立德立言謨明  
黃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旣不遇於浮丘遂無言  
於師曠捐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

猶有雲臺之仗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偃之惟王實勤橫  
瑯戈而對霸王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  
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以山稱枉  
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鎮北之負  
譽矜前風颺懍然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以螫熊傷馬  
浮蛟沒船才子拜命俱非百年中宗之夷凶靜亂大雪  
冤耻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反舊章於司隸歸  
餘風於正始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已天下  
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旣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况  
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



周書卷四十一  
列傳  
五  
叛徒營軍梁涿蒐乘巴渝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  
巫荆門遭廩延之戮夏首濫達泉之誅茂因親於教愛  
忍和樂於彎弧慨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  
於五難先自擅於二端登陽城而避險臥底柱而求安  
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於刑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  
於急難地爲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黷其盟則寒豈寬  
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  
殞赤鳥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  
入郢之年斯盡周舍鄭怒楚結秦寬有南風之不競值  
西陵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棧秦車於暢轂

香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度臨晉而橫船雖復楚  
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辭洞  
庭兮落木去涪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貝風兮害蠱乃  
使玉軸揚灰龍文斫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箝馬  
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曼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  
無水而馬度關未曉而雞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  
望祭之所雲夢僞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父囚乎羣  
帥劓穿摺拉鷹鷂批攢冤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  
之哭竹染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  
亭短亭饑隨螻鷃閹逐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于時



瓦解冰泮風飛電散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水  
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  
掩泣向關山而長歎況復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  
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  
栩陽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別有飄飄武  
威羈旅金微班超生而望反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  
鳧永去蘇武之一鴈空飛昔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  
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  
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荆山鵲飛而玉碎  
隨岸虵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驚於新市梁故

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媯之後遂育于  
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曰位用無賴之子孫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  
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辭且夫天道  
回旋民生賴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洎余身  
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  
不可問天况復零落將盡靈光巋然日窮于紀歲將復  
始逼切危慮端憂暮齒踐長樂之神臯望宣平之貴里  
渭水貫於天門驪山回於地而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  
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鍾鼎於金張聞絃誦於許史豈知



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大  
象初以疾去職卒隋文帝深悼之贈本官加荆淮二州  
刺史子立嗣

史臣曰兩儀定位日月揚暉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  
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索所紀莫得而云典謩以降遺  
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鑿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  
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故能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  
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  
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  
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宏放之

詞霧集雖雅誥奧義或未盡善考其所長蓋賢達之源  
流也其後逐臣屈平作離騷以敘志宏才豔發有惻隱  
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逸轡而亞其迹大儒荀況賦禮  
智以陳其情含章鬱起有諷論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  
清景而奮其暉竝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爲  
其冠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楊  
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爲之傑東京之朝茲道愈  
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尤  
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  
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



竝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  
代竝湊易俗之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  
前英於茲爲盛旣而中州版蕩戎狄交侵僭僞相屬士  
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  
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徽杜廣徐光尹弼之疇  
知名於二趙宋諺封奕朱彤梁讜之屬見重於燕秦然  
皆迫於倉卒牽於戰爭竟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  
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朔漠之地  
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  
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缺典子曰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  
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  
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  
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駿竝路多垂往轍涉海登  
山罕值良寶其後袁翻才稱澹雅常景思標沉鬱彬彬  
焉蓋一時之後秀也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變於旣  
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  
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  
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  
故莫能常行焉旣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爾其荆衡祀



梓東南竹箭備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  
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  
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  
之士莫不意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  
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  
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  
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  
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  
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  
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  
其指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爲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  
定其區域撫六經百氏之英華採屈宋卿雲之祕奧其  
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  
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  
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  
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  
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周書卷四十一終

周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唐令狐德棻等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較刊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蕭攜

蕭世怡

蕭圓肅

蕭大園

宗懔



劉璠

柳大霞

蕭撫字智遐蘭陵人也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溫裕有儀表年十二入國學博觀經史雅好屬文在梁封永豐縣侯邑一千戶初爲給事中歷太子洗馬中舍人東魏遣李諧廬元明使於梁梁武帝以撫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尋遷黃門侍郎出爲寧遠將軍宋寧宋興二郡守轉輕車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承制授撫使持節忠武將軍又遷平北將軍散騎常侍領益州刺史軍防事紀稱尊號

於成都除侍中中書令封秦郡王邑三千戶給鼓吹一部紀率衆東下以撫爲中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梁秦潼安瀘青戎寧華信渠萬江新邑楚義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太祖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迥總衆討之及迥入劔閣乾運以州降蜀中因是大駭無復抗拒之志迥長驅至成都撫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軍無所資遂爲城守之計迥圍之五旬撫屢遣其將出城挑戰多被殺傷外援雖至又爲迥所破語在迥傳撫遂請降迥許之撫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迥升壇歃血立盟以城



歸國魏恭帝元年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邑一千戶孝閔帝踐祚進爵黃臺郡公增邑一千戶武成中世宗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撫亦預焉尋以母老兼有疾疹五日番上便隔晨昏請在外著書有詔許焉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撫有歸款之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三年出爲上州刺史爲政仁恕以禮讓爲本嘗至元日獄中所有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固執不可撫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導民以信方自此始以之獲罪彌所甘心幸勿慮也

諸囚荷恩竝依限而至吏民稱其惠化秩滿當還部民李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更留兩載詔雖弗許甚嘉美之及撫入朝屬置露門學高祖以撫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爲文學博士撫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曰臣聞出忠入孝理深人紀昏定晨省事切天經伏惟陛下握鎮臨朝垂衣御宇孝治天下仁覃草木是以微臣冒陳至願臣母妾褚年過養禮乞解今職侍奉私庭伏願天慈特垂矜許臣披款歸朝十有六載恩深海岳報淺涓埃肆師掌禮竟無稱職浙隈督察空妨能官方辭違闕庭屏迹閭里低徊係慕戀悚兼深高祖未許詔曰開



府梁之宗英今則任等三事所謂楚雖有材周實用之  
方藉謀猷匡朕不逮然進思盡忠退安侍養者義在公  
私兼濟豈容全欲狗已虧此至公垂所望也尋以母憂  
去職天和六年授少保建德元年轉少傅後改封蔡陽  
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四百戶二年卒時年五十九高祖  
舉哀於正武殿賜穀麥三百石布帛三百匹贈使持節  
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新始信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諡曰襄撫善草隸名亞於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  
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于世子濟嗣濟字德成少仁  
厚頗好屬文蕭紀承制授貞威將軍蜀郡太守遷東中

郎將從紀東下至巴東聞迴圍成都紀命濟率所部赴  
援比至撫已降仍從撫入朝孝閔帝踐祚除中外府記  
室參軍後至蒲陽郡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蕭世怡梁武帝弟鄱陽王恢之子也以名犯太祖諱故  
稱字焉幼而聰慧頗涉經史梁大同元年封豐城縣侯  
邑五百戶除給事中轉太子洗馬尋入直殿省轉太子  
中舍人出爲持節仁威將軍譙州刺史及侯景爲亂路  
由城下襲而陷之世怡遂被執尋遁逃得免至于江陵  
梁元帝承制授侍中及平侯景以世怡爲兼太宰太常  
卿與中衛長史樂子雲拜謁山陵承聖二年授使持節



平西將軍臨川內史既以陸納據湘川道路擁塞改授  
平南將軍桂陽內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修  
在郢州及修卒卽以世怡爲刺史湘州刺史王琳率舟  
師襲世怡世怡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爲侍中世  
怡疑而不就乃奔于齊除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尋出  
爲永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大將軍權景宣略  
地河南世怡聞豫州刺史王士良已降遂來歸款五年  
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邑  
一千三百戶天和二年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不尚苛  
察深爲吏民所安三年卒於州贈本官加并洛永三州

刺史子子寶嗣子寶美風儀善談笑年未弱冠名重一  
時隋文帝輔政引爲丞相府典籤深被識遇開皇中官  
至吏部侍郎後坐事被誅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風度淹  
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郡王邑二千戶除侍中  
寧遠將軍紀率兵下峽令蕭撫守成都以圓肅爲之副  
及尉遲迥至圓肅與撫俱降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侍中封安化縣公邑一千戶世宗初進封棘城郡  
公增邑一千戶以圓肅有歸款之勲別賜食思君縣五  
百戶收其租賦保定三年除畿伯中大夫五年拜咸陽



郡守圓肅寬猛相濟甚有政績天和四年遷陵州刺史  
尋詔令隨衛國公直鎮襄陽遂不之部建德三年授太  
子少傅增邑九百戶圓肅以任當師傳調護是職乃作  
少傅箴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莫  
不援立太子爲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  
養德震方主器束髮就學宵雅更肄朝讀百篇乙夜乃  
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  
大孝蒸蒸謀謨計慮問對疑丞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  
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不絕乎馳道魏儲回環於鄴  
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三善旣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

賈賴元良羸秦短祚誠由少陽雖小年七百有德過歷  
而昌數世萬一無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光  
副皇極永固洪基觀德審諭授告職司太子見而悅之  
致書勞問六年授豐州刺史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尋  
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宣政元年入爲司宗中大夫  
俄授洛州刺史大象末進位大將軍隋開皇初授貝州  
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隋文帝許之四年卒時年四十  
六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廣堪十  
卷淮海亂離志四卷行於世王昌二十八年制宣惠  
蕭大園字仁顯梁簡文帝之子也幼而聰敏神情俊悟



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之性梁大寶元年封樂梁郡王邑二千戶除宣惠將軍丹陽尹屬侯景肆虐簡文見弒大園潛遁獲免明年景平大園歸建康時既喪亂之後無所依託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者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陵梁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等改封晉熙郡王邑二千戶除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梁元帝既有克復之功而大園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梁元帝性既忌刻甚恨望之乃謂大園曰汝兩兄久不出汝可以意召之大園即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

之大園以世多故恐讒慝生焉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兄弟之間止牋疏而已恒以讀詩禮書易爲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園辭約指明應答無滯元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當效焉及于謹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和大園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降魏恭帝二年客長安太祖以客禮待之保定二年詔曰梁汝南王蕭大封晉熙王蕭大園等梁國子孫宜存優禮式遺茅土寔允舊章大封可封晉陵縣公大園封始寧



縣公邑各一千戶尋加大園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并  
賜田宅奴婢牛馬粟帛等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  
園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  
陵平後並藏祕閣大園既入麟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  
集一年並畢識者稱歎之大園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  
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  
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  
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遊之美朝廷者  
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雷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  
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

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  
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  
而枕平臯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  
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  
百仞俯泳鱗於千潯果園在後開窻以臨花卉蔬圃居  
前坐簷而看灌圃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  
五三可充絀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恊潘生  
之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  
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  
採至贖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



揚榷古今田峻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  
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脛就羈遊帝王之  
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  
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  
雲朝露寧俟長繩繫量寔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速  
百年何幾擊毘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  
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建德四年除滕  
王迨友迨嘗問大園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  
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者  
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

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  
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隱蓋子  
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迨乃大笑其後  
大軍東討攻拔晉州或問大園曰齊遂克不對曰高歡  
昔以晉州肇基僞迹今本旣拔矣能無亡乎所謂以此  
始者必以此終也居數日齊氏果滅聞者以爲知言宣  
政元年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戶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  
出爲西河郡守尋卒大園性好學務於著述撰梁舊事  
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并文集二  
十卷大封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大象末爲陳州刺史



宗慆字元慆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之亂討陳敏有功封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尋卒官子孫因居江陵父高之梁山陰令慆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梁普通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爲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慆應命卽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制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元帝歎美之及移鎮江州以慆爲刑獄參軍兼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毆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有羣鳥數千集

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稱之以爲孝感所致梁元帝重牧荊州以慆爲別駕江陵令及帝卽位擢爲尚書侍郎又手詔曰昔扶柳開國止曰故人西鄉胙土本由賓客況事涉勲庸而無爵賞尚書侍郎宗慆亟有帷幄之謀誠深股肱之寄從我于邁多歷歲時可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業唯慆勸都渚宮以其鄉里在荊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太祖以慆名重南土甚禮之孝閔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宗卽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羣書數蒙宴賜



保定中卒年六十四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沛國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喪亂徙居  
廣陵父臧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梁天監初爲  
著作郎璠九歲而孤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年  
十七爲上黃侯蕭曄所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  
口辯見推於世以曄之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  
負才使氣不爲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坐因酒後詬京兆  
杜鵞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本意在  
綰而曄以爲屬已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  
裾也遂拂衣而去曄辭謝之乃止後隨曄在淮南璠母

在建康遭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  
至云其母病璠卽號泣戒道絕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卽  
母死之日也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  
後起及曄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曄喪還都墳  
成乃退梁簡文時在東宮遇曄素重諸不送者皆被劾  
責唯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其好也璠少慷慨  
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樂隨牒平進會宜豐侯蕭循  
出爲北徐州刺史卽請爲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參軍  
又領刑獄循爲梁州除信武府記室參軍領南鄭令又  
板爲中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循以



璠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循開府置佐史以璠爲諮議參軍仍領記室梁元帝承制授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梁元帝尋又以循紹鄱陽之封且爲雍州刺史復以璠爲循平北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爲中書侍郎屢遣召璠使者入返乃至蜀又以爲黃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腹心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曰殿下忍

而蓄憾足下不畱將至大禍脫使盜遮於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厦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耶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耳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人紀知必不爲已用乃厚其贈而遣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對曰敢不奉揚威靈剋翦姦宄紀於是遣使就拜循爲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爲循府長史加蜀郡太守還至白馬西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於武太祖素聞其名先誡武曰勿使劉璠死也故武先令璠赴闕璠至太



祖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  
徽曰昔晉主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一劉璠  
也時南鄭尚拒守未下達奚武請屠之太祖將許焉唯  
令全璠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朝太祖怒而不許璠泣  
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太祖曰事  
人當如此遂許之城竟獲全璠之力也太祖既納蕭循  
之降又許其反國循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  
太祖曰我於古誰比對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遠  
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之不若太祖曰我不得比湯武  
望與伊周爲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

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太祖撫掌曰我解爾意欲  
激我耳於是卽命遣循循請與璠俱還太祖不許以璠  
爲中外府記室尋遷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臥疾居家  
對雪興感乃作雪賦以遂志云其詞曰天地否閉凝而  
成雪應乎玄冬之辰在於沍寒之節蒼雲暮同嚴風曉  
別散亂徘徊霧霏皎潔違朝陽之暄煦就陵陰之慘烈  
若乃雪山峙於流沙之右雪宮建於偃石之東混二儀  
而並色覆萬有而皆空埋沒河山之上籠罩寰宇之中  
日馭潛於濛汜地險失於華嵩旣奪朱而成素實矯異  
而爲同始飄颻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縈回兮瑣散曷



皓兮溟濛綏綏兮颯颯漉漉兮颯颯因高兮累仞藉少  
兮成豐曉分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朧似北荒之明月  
若西崑之閨風爾乃憑集異區遭隨所適遇物淪形觸  
途湮跡何淨穢之可分豈高卑之能擇體不常消質無  
定白深谷夏凝小山春積偶仙宮而爲絳值河濱而成  
赤廣則彌綸而交四海小則浙瀝而緣間隙淺則不過  
二寸大則平地一尺乃爲五谷之精寔長衆川之魄大  
壑所以朝宗洪波資其消釋家有趙王之壁人聚漢帝  
之金旣藏牛而沒馬又冰木而凋林已墮白登之指實  
愴黃竹之心楚客埋魂於樹裏漢使遷飢於海陰斃雲

中之狡獸落海上之驚禽庚辰有七尺之厚甲子有一  
丈之深無復垂囊與雲合唯有變白作泥沉本爲白雪  
唱翻作白頭吟吟曰昔從天出來忽與狂風閱遡河陰  
而散漫望衡陽而委絕朝朝自消盡夜夜空凝結徒云  
雪之可賦竟何賦之能雪初蕭循在漢中與蕭紀賤及  
荅國家書移襄陽文皆璠之辭也世宗初授內史中大  
夫掌綸誥尋封平陽縣子邑九百戶在職清白簡亮不  
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朞生羌降  
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唯璠秋毫  
無所取妻子竝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和



二郡羌民常越境詣璠訟理焉其德化爲他界所歸仰  
如此蔡公廣時鎮隴右嘉璠善政及遷鎮陝州欲取璠  
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歎異陳公純作鎮  
隴右引爲總管府司錄甚禮敬之天和三年卒時年五  
十九著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嗣祥字  
休徵幼而聰慧占對俊辯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  
以至孝聞其伯父黃門郎璆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奇  
之乃令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於世年十歲能屬文十  
二通五經解褐梁宜豐侯主簿遷記室參軍江陵平隨  
例入國齊公憲以其善於詞令召爲記室府中書記皆

令掌之尋授都督封漢安縣子食邑七百戶轉從事中  
郎憲進爵爲王以休徵爲王友俄除內史上士高祖東  
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卽休徵之文也累遷車騎  
大將軍儀同大將軍尋以去官領萬年令未朞月轉長  
安令頻幸二縣頗獲時譽大象二年卒於官時年四十  
七初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卒臨終謂休徵曰能  
成我志其此書乎休徵始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柳霞字子昇河東解人也曾祖卓晉汝南太守始自本  
郡徙居襄陽祖叔珍宋員外散騎常侍義陽內史父季  
遠梁臨川王諮議參軍宜都太守霞幼而爽邁神彩嶷



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霞曰吾昔遠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座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深藻鎮雍州霞時年十二以民禮脩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深藻美之試遣左右踐霞衣裾欲觀其舉措霞徐步稍前曾不顧眄廬陵王續為雍州刺史辟霞為主簿起家平西邵陵王綸府法曹參軍仍轉外兵除尚書工部郎謝舉時為僕射引霞與語甚嘉之顧謂

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王蕭詧莅雍州選為涪中尋遷別駕及晉於襄陽承制授霞吏部郎員外散騎常侍俄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聞喜縣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蕭詧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歸于我霞乃辭晉曰陛下中興鼎運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竝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畱先臣獨守墳柏常誠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伏願曲垂



照鑒亮臣此心誓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畱鄉里以經籍自娛太祖世宗頻有徵命霞固辭以疾及嘗殂霞舉哀行舊君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霞始入朝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諸軍事霍州刺史霞導民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之耻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天和中卒時年七十二宣政初贈睦安二州刺史霞有志行初爲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霞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瘁殆不可識後奉喪泝江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之人相顧失色霞段抱棺號慟天求哀俄頃

之間風浪止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病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霞應聲卽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略無喜愠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好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誠薄葬其子等竝奉行有子子靖莊最知名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梁大同末釋褐武陵王國左常侍轉法曹行參軍大定初除尚書度支郎遷正員郎隨霞入朝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靖雅達政事所居皆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性愛照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靖遂以疾固



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惟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  
殆將十載子弟等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  
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  
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  
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  
爲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  
餘竝固辭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關皇中以壽終莊字思  
敬器量貞固有經世之才初仕梁歷中書舍人尚書右  
丞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中鴻臚太府卿入隋位  
至開府儀同三司給事黃門侍郎饒州刺史

史臣曰蕭撫世怡圓蕭大圓竝以有梁之令望也雖羈旅  
異國而終享榮名非有茲基口必懷文質亦何能至於此  
乎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撫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旣篤  
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山不足盟其誓及  
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  
蜀而來王若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  
焉宗懍幹局才辭見稱於梁元之世逮乎俘囚楚甸播  
越秦中屬太祖思治之辰遇世宗好士之日在朝不預  
政事就列纔忝戎章豈懷道圖全優遊卒歲將用與不  
用畱滯當年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策紀事勒



成不朽者非一家焉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  
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足為清典蓋近代之佳  
史歟柳霞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孝可  
移於朝廷盡禮舊王其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  
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

周書卷四十一終

周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唐令狐德棻等撰

皇明朝列

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勅重較刊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皇明朝列

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李延孫

韋祐

韓雄

陳忻

魏玄



李延孫伊川人也祖伯扶魏太和末從征懸瓠有功爲汝南郡守父長壽性雄豪有武藝少與蠻酋結託屢相招引侵滅關南孝昌中朝議恐其爲亂乃以長壽爲防蠻都督給其鼓節以慰其意長壽冀因此遂得任用亦盡其智力防遏羣蠻伊川左右寇盜爲之稍息永安之後盜賊蜂起長壽乃招集叛亡徒侶日盛魏帝藉其力用因而撫之乃授持節大都督轉鎮張白塢後爲河北郡守轉河內郡守所歷之處咸以猛烈聞討捕諸賊頻有功授衛大將軍北華州刺史賜爵清河郡公及魏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東魏孝武嘉之復授潁川郡

守遷廣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景率兵攻之長壽衆少城陷遂遇害大統元年追贈太尉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冀定等十二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延孫亦雄武有將帥才略少從長壽征討以勇敢聞初爲直閣將軍賀拔勝爲荊州刺史表延孫爲都督肅清鷓路頗有功力焉及長壽被害延孫乃還收集其父之衆自魏孝武西遷之後朝士流亡廣陵王忻錄尚書長孫稚潁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并百官等攜持妻子來投延孫者延孫卽率衆衛送并贈以珍玩咸達關中齊神武深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等數道攻之延



孫獎勵所部出戰遂大破之臨陣斬其揚州刺史薛喜於是義軍更振乃授延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華山郡公延孫既荷重委每以剋清伊洛爲已任頻以少擊衆威振敵境大統四年爲其長史楊伯蘭所害後贈司空冀定等六州刺史子人傑有祖父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和州刺史改封潁川郡公延孫弟義孫亦官至開府儀同三司

韋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少以字行於世世爲州郡著姓祖駢雍州主簿舉秀才拜中書博士父義前將軍

上洛郡守魏大統時以法保著勲追贈秦州刺史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人有急難投之者多保存之雖屢被追捕終不改其操父沒事母兄以孝敬聞慕李長壽之爲人遂娶長壽女因寓居關南正光末四方雲擾王公被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爲貴遊所德乃拜員外散騎侍郎加輕車將軍及魏孝武西遷法保從山南赴行在所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封固安縣男邑二百戶及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不能自固乃除法保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人以援延孫法保至潼關弘



農郡守韋孝寬謂法保曰恐于此役難以言還也法保曰古人稱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縱爲國殞身亦非所恨遂倍道兼行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步騎千餘邀之法保命所部爲圓陣且戰且前數日得與延孫兵接乃并勢置柵於伏流未幾太祖追法保與延孫率衆還朝賞勞甚厚乃授法保大都督四年除河南尹及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頻與敵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是以戰必被傷嘗至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當時氣絕輿至營久之乃蘇九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鎮九曲城

及侯景以豫州來附法保率兵赴景景欲畱之法保疑其有貳心乃固辭還所鎮十五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進爵爲公會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潛邀之轉戰數十里兵少不敵爲流矢所中卒於陣諡曰莊子初嗣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閭韓防主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也祖景魏孝文時爲赭陽郡守雄少敢勇齊力絕人工騎射有將率材略及魏孝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間衆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瑒共爲犄角每抄掠東魏所向剋獲徒衆日盛州縣不能禦



之東魏洛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率兵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兵略盡兄及妻子皆爲賢所獲將以爲戮乃遣人告雄曰若雄至皆免之雄與其所親謀曰奮不顧身以立功名者本望上申忠義下榮親戚今若忍而不赴人謂我何旣免之後更思其計未爲晚也於是遂詣賢軍卽隨賢還洛乃潛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泄遁免時太祖在弘農雄至上謁太祖嘉之封武陽縣侯邑八百戶遣雄還鄉里更圖進取雄乃招集義衆進逼洛州東魏洛州刺史元湛委州奔河陽其長史孟彥舉城款附俄而領軍獨孤信大軍繼至

雄遂從信入洛陽時東魏將侯景等圍蓼塢雄擊走之又從太祖戰於河橋軍還仍鎮洛西拜假平東將軍東郡守遷北中郎將邙山之役太祖命雄率衆邀齊神武於隘道神武怒命三軍併力取雄雄突圍得免除東徐州刺史太祖以雄劬勞積年乃徵入朝屢加賞勞復遣還州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略與雄接境頗爲邊患雄密圖之乃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路城東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除河南尹進爵爲公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尋



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孝閔  
帝踐祚進爵新義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八百戶賜姓字  
文氏世宗二年除使持節都督中徐虞洛四州諸軍事  
中州刺史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  
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  
魏深憚之天和三年卒于鎮贈大將軍中華宜義和五  
州諸軍事中州刺史諡曰威子禽嗣

陳忻字永怡宜陽人也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魁岸同類  
咸敬憚之魏孝武西遷之後忻乃於辟惡山招集勇敢  
少年數十人寇掠東魏仍密遣使歸附大統元年授持

節伏波將軍羽林監立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三年  
太祖復弘農東魏揚州刺史段琛拔城遁走忻率義徒  
於九曲道邀之殺傷甚衆擒其新安令張祗太祖嘉其  
忠款使行新安縣事及獨孤信入洛忻舉李延孫爲前  
鋒仍從信守金墉城及河橋戰不利隨軍西還復行新  
安縣事東魏遣土人牛道恒爲揚州刺史忻率兵擊破  
之進爵爲子常隨嶠東諸將鎮遏伊洛間每有功效九  
年與李遠迎高仲密仍從戰邙山及大軍西還復與韓  
雄等依山合勢破東魏三城斬其金門郡守方臺洛增  
邑六百戶尋行宜陽郡事東魏復遣劉益生爲金門郡



守忻又斬之除鎮遠將軍魏郡守俄授使持節平東將軍顯州刺史太祖以忻威著敵境仍畱靜邊弗令之任十年侯景築九曲城忻率衆邀之擒其宜陽郡守趙嵩金門郡守樂敬賓十三年從李遠平九曲城授帥都督東魏將尔朱渾願率精騎三千來向宜城忻與諸將輕兵邀之願遂退走十五年除宜陽郡守加大都督撫軍將軍十六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與齊將東方老戰於石泉破之俘獲甚衆時東魏每歲遣兵送米饋宜陽忻輒與諸軍邀擊之每多尅獲魏恭帝元年又與開府斛斯璉等共齊將段孝先戰于九曲大破

之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其年授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氏太祖以忻著績累載贈其祖昆及父興孫俱爲儀同三司昆齊州刺史興孫徐州刺史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倚伏難測忻與韓雄等恒令間諜覘其動靜齊兵每至輒擊破之故永業深憚忻等不敢爲寇孝閔帝踐祚徵忻入朝進爵爲伯尋又進爵許昌郡公增邑一千戶武成元年除熊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六百戶又與開府敕勒慶破齊將王鸞嵩仍從柱國陸通復石泉城天和元年卒於位忻與韓雄里閤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



上三十餘載每有禦扞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得數對  
勅敵而常保功名雖並有武力至於挽彊射中忻不如  
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忻身死之日將吏荷  
其恩德莫不感慟焉子萬敵嗣朝廷以忻雅得士心還  
令萬敵領其部曲

魏玄字僧智任城人也六世祖休仕晉爲魯郡守永嘉  
南遷遂居江左父承祖魏景明中自梁歸魏家於新安  
玄少慷慨有膽略普泰中除奉朝請頻從軍與梁人交  
戰永安初以功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及魏孝武西遷  
東魏北徙人情騷動各懷去就玄遂率募鄉曲立義於

關南卽從韋法保與東魏司徒高敖曹戰於關口及獨  
孤信入洛陽隸行臺楊瑒防馬渚復與高敖曹接戰自  
是每率鄉兵抗拒東魏前後十餘戰皆有功邛山之役  
大軍不利宜陽洛州皆爲東魏守崤東立義者咸懷異  
望而玄母及弟竝在宜陽玄以爲忠孝不兩立乃率義  
徒還關南鎮撫太祖手書勞之除洛陽令封廣宗縣子  
邑四百戶十三年與開府李義孫攻拔伏流城又剋孔  
城卽與義孫鎮之尋移鎮伏流十四年授帥都督東平  
郡守轉河南郡守加大都督十六年洛安民雍方雋據  
郡外叛率步騎一千自號行臺攻破郡縣囚執守令玄



率弘農九曲孔城伏流四城士馬討平之魏恭帝二年  
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祚進爵爲伯增邑  
通前九百戶保定元年移鎮蠻谷四年進位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徒鎮閭韓仍從尉遲迴圍洛陽天和  
元年陝西總管尉遲綱遣玄率儀同宇文能趙乾等步  
騎五百於鹿盧交南邀擊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永  
業有衆二萬餘人玄輕將五騎行前覘之卒與之遇便  
卽交戰殺傷數十人獲馬并甲稍等永業遂退三年進  
爵爲侯除白超防主三年遷熊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  
悅之四年轉和州刺史伏流防主進爵爲公五年齊將  
斛律明月率衆向宜陽兵威甚盛玄率兵禦之每戰輒  
剋後以疾卒於位

史臣曰二國爭疆四郊多壘鎮守要害義屬武臣李延  
孫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寄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  
賢禦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崑崙  
齊人沮西略之謀周朝緩東顧之慮皆數將之力也



周書卷四十三終

周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

唐令狐德棻等撰

皇明朝列

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泉企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陽雄



席固

任果

泉企字思道上洛豐陽人也世雄商洛曾祖景言魏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復爲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降晉爲伯企九歲喪父哀毀類於成人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企爲縣令州爲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以企年少未堪宰民請別選遣終此一限令企代之魏宣武帝詔曰企向成立且爲本鄉所樂何爲捨此世襲更求一限遂依所請企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

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復表請殷勤詔許之起復本任加討寇將軍孝昌初又加龍驤將軍假節防洛州別將尋除上洛郡守及蕭寶夤反遣其黨郭子恢襲據潼關企率鄉兵三千人拒之連戰數日子弟死者二十許人遂大破子恢以功拜征虜將軍寶夤又遣兵萬人趣青泥誘動巴人圖取上洛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之企與刺史董紹宗潛兵掩襲二姓散走寶夤軍亦退遷左將軍浙州刺史別封涇陽縣伯邑五百戶永安中梁將王玄真入寇荊州加企持節都督率衆援之遇玄真於順陽與戰大破之除撫軍將軍使持節假鎮南將



軍東雍州刺史進爵爲侯部民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  
恃託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凌侮皆畏而不敢言  
企收而治之將加極法於是楊氏慚懼宗族詣閣請恩  
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者性又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  
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梁魏典郡與洛州接壤  
表請與屬詔企爲行臺尚書以撫納之大行臺賀拔岳  
以企昔莅東雍爲吏民所懷乃表企復爲刺史詔許之  
蜀民張國雋聚黨剽劫州郡不能制企命收而戮之闔  
境清肅魏孝武初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及齊神  
武專政魏帝有西顧之心欲委企以山南之事乃除洛

州刺史當州都督未幾帝西遷齊神武率衆至潼關企  
遣其子元禮督鄉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禦之齊神武  
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畧與拒陽人杜窰等  
謀翻洛州以應東軍企知之殺岳及猛畧等傳首詣闕  
而窰亡投東魏錄前後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  
統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  
增邑通前千戶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至是  
頻讓魏帝手詔不許三年高敖曹率衆圍逼州城杜窰  
爲其鄉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絕城乃陷焉企謂敖曹  
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及竇泰被擒敖曹退走遂執企



而東以窰爲刺史企臨發密誠子元禮仲遵曰吾生平志願不過令長耳幸逢聖運位亞台司今爵祿旣隆年齒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志業方彊堪立功効且忠孝之道不可兩全宜各爲身計勿相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爾其勉之乃揮涕而訣餘無所言聞者莫不憤歎尋卒於鄴元禮少有志氣好弓馬頗閑草隸有士君子之風釋褐奉朝請本州別駕累遷員外散騎侍郎洛州大中正員外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持節都督賜爵臨洮縣伯進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及洛州陷與

企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逃歸時杜窰雖爲刺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禮至與仲遵相見感父臨別之言潛與豪右結託信宿之間遂率鄉人襲州城斬窰傳首長安朝廷嘉之拜衛將軍車騎大將軍世襲洛州刺史從太祖戰於沙苑爲流矢所中遂卒子貞嗣官至儀同三司仲遵少謹實涉獵經史年十三州辟主簿十四爲本縣令及長有武藝遭世離亂每從父兄征討以勇決聞高敖曹攻洛州企令仲遵率五百人出戰時以衆寡不敵乃退入城復與企力戰拒守矢盡以杖棒扞之遂爲流矢中目不堪復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



傷豈至於此企之東也仲遵以被傷不行後與元禮斬  
窰以功封豐陽縣伯邑五百戶加授征東將軍豫州刺  
史及元禮於沙苑戰沒復以仲遵爲洛州刺史仲遵宿  
稱幹畧爲鄉里所歸及爲本州頗得嘉譽東魏北豫州  
刺史高仲密舉成臯入附太祖率軍應之別遣仲遵隨  
于謹攻栢谷塢仲遵力戰先登擒其將王顯明栢谷既  
拔復會大軍戰於邙山十三年王忌政改鎮潁川以仲  
遵行荊州刺史爭十五年加授大都督俄進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每爲邊寇太祖令仲  
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

忠謂諸將曰本圖仲禮不在隨郡如卽攻守恐引日勞  
師今若先取仲禮則桓和可不攻自服諸君以爲何如  
仲遵對曰蜂蠆有毒何可輕也若棄和深入遂擒仲禮  
和之降不尚未可知如仲禮未獲和爲之援首尾受敵  
此危道也若先攻和指麾可剋剋和而進更無反顧之  
憂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已出乃率先登城遂擒和仍從  
忠擊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本  
州大中正復爲三荆二廣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浙等十  
三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尋遭母憂請終喪制不許大  
將軍王雄南征上津細也與仲遵率所部兵從雄討平之



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爲刺史仲遵留情撫接百姓安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初蠻帥杜清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據授之仍隸東梁州都督清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也清和遂結女康會帥黃衆寶等舉兵共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平之改巴州爲洵州隸於仲遵先是東梁州刺史劉孟良在職貪婪民多背叛仲遵以廉簡處之羣蠻率服仲遵雖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歷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乃令襲爵上洛郡公舊封聽回授一子魏恭帝初徵拜左衛將

軍尋出爲都督金典等六州諸軍事金州刺史武成初卒官時年四十五贈大將軍華洛等三州刺史諡曰莊子暉嗣起家本縣令入爲左侍上士保定中授帥都督累遷儀同三司出爲純州防主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也世爲山南豪族仕於江左祖方達齊末爲本州治中父元真仕梁歷東宮左衛率東梁衡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沌陽侯遷哲少脩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起家文德主帥轉直閣將軍武賁中郎將及其父爲衡州留遷哲本鄉監統部曲事時年二十撫



馭羣下甚得其情大同二年除安康郡守三年加超武將軍太清二年移鎮魏興郡都督魏興上庸等八郡諸軍事襲爵沌陽侯邑一千五百戶四年遷持節信武將軍散騎常侍都督東梁洵興等七州諸軍事東梁州刺史及侯景篡逾諸王爭帝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大統十七年太祖遣達奚武王雄等略地山南遷哲率其所部拒戰軍敗遂降於武然猶意氣自若武乃執送京師太祖謂之曰何不早歸國家乃勞師旅今爲俘虜不亦愧乎荅曰世荷梁恩未有報効又不能死節實以此爲愧耳太祖深嘉之卽封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散騎常

侍封沌陽縣伯邑千戶魏恭帝初直州人樂熾洋州人田越金州人黃國等連結爲亂太祖遣鴈門公田弘出梁漢開府賀若敦趣直谷熾聞官軍至乃燒絕棧道據守直谷敦衆不得前太祖以遷哲信著山南乃令與敦同往經畧熾等或降或獲尋竝平蕩仍與賀若敦南出徇地遷哲先至巴州入其郭郭梁巴州刺史牟安民惶懼開門請降安民子宗徹等猶據琵琶城招喻不下遷哲攻而尅之斬獲九百餘人軍次鹿城城主遣使請降遷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視瞻猶高得無詐也遂不許之梁人果於道左設伏以邀遷哲遷哲進



擊破之遂屠其城虜獲千餘口自此巴濮之民降效相繼軍還太祖嘉之以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以賜之并賜奴婢三十口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直州刺史卽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令與田弘同討信州魏恭帝三年正月軍次并州梁并州刺史杜滿各望風送款進圍疊州尅之獲刺史冉助國等遷哲每率驍勇爲前鋒所在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凡下十八州拓地三千餘里時信州爲蠻酋向五子王等所圍弘又遣遷哲赴援比至信州已陷五子王等聞遷哲至狼狽遁走遷哲入據白帝賀若敦等復至遂共追擊五子王

等破之及田弘旋軍太祖令遷哲留鎮白帝更配兵千人馬三百匹信州先無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卽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黔陽蠻田烏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爲百姓患遷哲隨機出討殺獲甚多由是諸蠻畏威各送糧餼又遣子弟入質者千有餘家遷哲乃於白帝城外築城以處之并置四鎮以靜峽路自此寇抄頗息軍糧贍給焉世宗初授都督信臨等七州諸軍事信州刺史時蠻酋蒲微爲隣州刺史舉兵反遷哲將討之諸將以途路阻遠竝



不欲行遷哲怒曰蒲微蕞爾之賊勢何能爲擒獲之畧  
已在吾度中矣諸君見此小寇便有憚心後遇大敵將  
何以戰遂率兵七千人進擊之拔其五城虜獲二千餘  
口二年進爵西城縣公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戶武城元  
年朝于京師世宗甚禮之賜甲第一區及莊田等保定  
中授平州刺史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四年詔遷哲率  
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  
主蕭巋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  
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却遷哲乃  
親自陷陳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騰出助之陳人乃

退陳人又因水汎長壞龍川寧朔隄引水灌城城中驚  
擾遷哲乃先塞北堤以止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頗有斬  
獲衆心稍定俄而敵人郭內焚燒民家遷哲自率騎出  
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  
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者已  
數百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  
遷哲乘闇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破  
之於西隄陳人乃遁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三年卒  
於襄州時年六十四贈金州摠管諡曰壯武遷哲累世  
雄豪爲鄉里所率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



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人之  
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奄閹守之遷哲每鳴  
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飲醺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  
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長子敬仁先遷哲卒第六子  
敬猷嗣還統父兵起家大都督建德六年從譙王討稽  
胡有功進爵儀同大將軍遷哲弟顯位至上儀同大將  
軍

楊乾運字玄邈儻城輿勢人也爲方隅豪族父天興齊  
安康郡守乾運少雄武爲鄉閭所信服弱冠州辟主簿  
孝昌初除宣威將軍奉朝請尋爲本州治中轉別駕除

安康郡守大統初梁州民皇甫圓姜晏聚衆南叛梁將  
蘭欽率兵應接之以是漢中途陷乾運亦入梁梁大同  
元年除飄武將軍西益潼刺史尋轉信武將軍黎州刺  
史太清末遷潼南梁三州刺史加鼓吹一部及達奚武  
圍南鄭武陵王蕭紀遣乾運率兵援之爲武所敗紀時  
已稱尊號以乾運威服巴渝欲委方面之任乃拜車騎  
將軍十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鎮潼州封萬春縣公邑  
四千戶時紀與其兄湘東王繹爭帝遂連兵不息乾運  
兄子畧說乾運曰自侯景逆亂江左沸騰今大賊初平  
生民離散理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今乃兄弟親尋取



敗之道也可謂朽木不雕世衰難佐古人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又云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若適彼樂土送款關中必當功名兩全貽慶於後乾運深然之乃令畧將二千人鎮劔閣又遣其婿樂廣鎮安州仍誠畧等曰吾欲歸附關中但未有由耳若有使來卽宜盡禮迎接會太祖令乾運孫法洛及使人牛伯友等至畧卽夜送乾運乃令使人李若等人關送款太祖乃密賜乾運鐵券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梁州刺史安康郡公及尉遲迥令開府侯呂陵始爲前軍至劔南畧卽退就樂廣謀欲翻城恐其軍將任電等不同

先執之然後出城見始始乃入據安州令廣畧等往報乾運乾運遂降迥迥因此進軍成都數旬尅之魏廢帝三年乾運至京師太祖嘉其忠款禮遇隆渥尋卒於長安贈本官加直巴集三州刺史尚書右僕射子端嗣朝廷以乾運歸附之功卽拜端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畧亦以歸附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從征討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庸縣伯樂廣亦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刺史封安康縣公邑一千戶

扶猛字宗畧上甲黃土人也其種落號曰獸蠻世爲渠



帥猛梁大同中以直後出爲持節厲鋒將軍青州刺史轉上庸新城二郡守南洛北司二州刺史封宕渠縣男及侯景作亂猛乃擁衆自守未有所從魏大統十七年大將軍王雄拓定魏興猛率其衆據險爲堡時遣使徵通餉饋而已魏廢帝元年魏興叛雄擊破之猛遂以衆降太祖以其世據本鄉乃厚加撫納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復爵宕渠縣男割二郡爲羅州以猛爲刺史令率所部千人從開府賀若敦南討信州敦令猛別道直趣白帝所由之路人跡不通猛乃梯山捫葛備歷艱阻雪深七尺糧運不繼猛獎勵士卒兼夜而

行遂至白帝城刺史向鎮侯列陣拒猛猛與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入白帝城撫慰民夷莫不悅附譙淹與官軍戰敗率舟師浮江東下欲歸於梁猛與敦等邀擊破之語在敦傳師還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俄而信州蠻反猛復從賀若敦討平之又率水軍破蠻帥文子榮於汶陽進爵臨江縣公增邑一千戶武成中陳將侯瑱等逼湘州又從賀若敦赴救除武州刺史後隨敦自拔還復爲羅州刺史保定三年轉綏州刺史從衛公直援陳將華皎時大軍不利唯猛所部獨全又從田弘破漢南諸蠻前後十餘戰每有功進位大將軍後以疾卒



陽雄字元畧上洛邑陽人也世爲豪族祖斌上庸太守  
父猛魏正光中万俟醜奴作亂關右朝廷以猛商洛首  
望乃擢爲襄威將軍大谷鎮將帶胡城令以禦醜奴及  
元顥入洛魏孝莊帝度河范陽王誨脫身投猛猛保藏  
之及孝莊反正由是知名俄而廣陵王恭僞瘖疾復來  
歸猛猛亦深相保護魏孝武卽位甚嘉之授征虜將軍  
行河北郡守尋轉安西將軍華山郡守頻典三郡頗有  
聲績及孝武西遷猛率所領移鎮潼關封郟陽縣伯邑  
七百戶俄而潼關不守猛於善渚谷立柵收集義徒授  
征東將軍揚州刺史大都督武衛將軍仍鎮善渚大統

三年爲竇泰所襲猛脫身得免太祖以衆寡不敵弗之  
責也仍配兵千人守牛尾堡尋而太祖擒竇泰猛亦別  
獲東魏弘農郡守淳于業後以疾卒贈華洛揚三州刺  
史雄起家奉朝請累遷至都督直後明威將軍積射將  
軍從于謹攻盤豆柵復從李遠經沙苑陣並力戰有功  
封安平縣侯邑八百戶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賞賜甚  
厚後入洛陽戰河橋解玉壁圍迎高仲密援侯景並預  
有戰功前後增邑四百五十戶世襲邑陽郡守從大將  
軍宇文虬攻剋上津遷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進儀同  
三司陳將侯方兒潘純陀寇江陵雄從豆盧寧擊走之



除洵州刺史俗雜實渝民多輕猾雄威惠相濟夷夏安  
之蠻帥文子榮竊據荊州之汶陽郡又侵略南郡之當  
陽臨沮等數縣詔遣開府賀若敦潘招等討平之卽以  
其地置平州以雄爲刺史進爵玉城縣公增邑通前一  
千六百戶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寇亂之後  
戶多逃散雄在所慰撫民僉安輯徵爲載師中大夫遷  
西寧州摠管以疾不拜除通洛防主雄處疆場務在保  
境息民接待敵人必推誠仗信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  
深相欽尚移書稱美之人爲京兆尹尋拜民部中大夫  
進位大將軍俄轉中外府長史遷江陵摠管四州五防

諸軍事改封魯陽縣公宣政元年卒於鎮大象初追封  
魯陽郡公邑三千五百戶贈陳曹苕汴四州刺史諡曰  
懷雄善附會能自謀身故得任兼出納保全爵祿子長  
寬嗣官至儀同大將軍

席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後秦之亂寓居  
於襄陽仕晉爲建威將軍遂爲襄陽著姓固少有遠志  
內明敏而外質朴梁大同中爲齊興郡守屬侯景渡江  
梁室大亂固久居郡職士多附之遂有親兵千餘人梁  
元帝嗣位江陵遷興州刺史於是軍民慕從者至五千  
餘人固遂欲自據一州以觀時變後懼王師進討方圖



內屬密謂其腹心曰今梁氏失政揚都覆沒湘東不能復讎雪恥而骨肉相殘宇文丞相勗啓霸基招攜以禮吾欲決意歸之與卿等共圖富貴左右聞固言未有應者固更諭以禍福諸人然後同之魏大統十六年以地來附是時太祖方欲南取江陵西定蜀漢聞固之至甚禮遇之乃遣使就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新豐縣公邑二千戶後轉湖州刺史固以未經朝謁遂蒙榮授心不自安啓求人覲太祖許之及固至太祖與之歡醺賞賜甚厚進爵靜安郡公增邑并前三千三百戶尋拜昌歸憲三州諸軍

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爲州里所稱蒞官之處頗有聲績保定四年卒於州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襄唐豐郢復五州刺史諡曰肅仍勅襄州賜其墓田子世雅嗣世雅字彥文性方正少以孝聞初以固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贊城郡守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順直二州刺史大象末位至大將軍世雅弟世英亦以固功授儀同三司後至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任果字靜鸞南安人也世爲方隅豪族仕於江左祖安東梁益州別駕新巴郡守閬中伯父褒龍驤將軍新巴南安廣漢三郡守沙州刺史新巴縣公果性勇決志在



立功魏廢帝元年率所部來附太祖嘉其遠至待以優禮果因面陳取蜀之策太祖深納之乃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沙州刺史南安縣公邑二千戶及尉遲迴伐蜀果時在京師乃遣其弟岱及子俊從軍太祖以益州未下復令果乘傳歸南安率鄉兵二千人從迴征蜀尋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紀遣趙拔扈等率衆三萬來援成都果從大軍擊破之及成都平除始州刺史在任未久果請入朝大祖許之以其方隅首望早立忠節乃進爵安樂郡公賜以鐵券聽世相傳襲并賜路車四馬及儀衛等以光寵

之尋爲刺客所害時年五十六

史臣曰古人稱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信矣泉企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有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歟元禮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業庶乎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翻然而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太祖有尚義之辭乾運受任武陵乖事人之道若乃校長短比優劣故不可同年而語矣陽雄任兼文武聲著中外抑亦志能之士乎



周書卷四十四終

周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七

唐令狐德棻等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儒林

盧誕

盧光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自書契之興先哲可得而紀者莫不備乎經傳若乃選君德於列辟觀遺烈於風聲帝莫高於堯舜王莫顯於文武是以聖人祖述其道垂文於六學憲章其教作範於百王自茲以降三微驟遷五紀遞襲損益異術治亂殊塗秦承累世之基任刑法而殄滅漢無尺土之業崇經術而長乂彫蟲是貴魏道所以陵夷玄風旣興晉綱於焉大壞考九流之殿最校四代之興衰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尚於儒故皇王以之致刑措而反

淳朴賢達以之鏤金石而彫竹素儒之時義大矣哉自有魏道消海內版蕩彝倫攸斃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及太祖受命雅好經術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羣藝脩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向風世宗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鈇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圓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詔尊太傅燕公爲三老帝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



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醕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輜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表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其勤苦者成市雖遺風盛業不逮魏晉之辰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其儒者自有別傳及終於隋之中年者則不兼錄自餘撰於此篇云

盧誕范陽涿人也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善隸書有名於世仕燕爲給事黃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燕滅人魏爲魯郡守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旣歿哀毀六年躬營墳壟遂有終焉之志魏景明中被徵入洛授威遠將軍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竝稱疾不朝乃出爲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焉誕幼而通亮博學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累遷輔國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別駕北豫州都督府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朝朝廷遣大將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人奉候大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固安



周書卷四十五 列傳 三  
縣伯邑五百戶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  
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  
是親幸晉王第敕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  
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太祖又以誕儒宗學府爲當  
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  
帝二年除祕書監後以疾卒

盧光字景仁小字伯范陽公辯之弟也性溫謹博覽羣  
書精於三禮善陰陽解鐘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釋褐司  
空府參軍事稍遷明威將軍員外侍郎及魏孝武西遷  
光於山東立義遙授大都督晉州刺史安西將軍銀青

光祿大夫大統六年攜家西入太祖深禮之除丞相府  
記室參軍賜爵范陽縣伯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十  
年改封安息縣伯邑五百戶遷行臺右丞出爲華州長  
史尋徵拜將作大匠魏廢帝元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  
二司除京兆郡守遷侍中六官建授小匠師下大夫進  
授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夫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  
轉工部中大夫太司馬賀蘭祥討吐谷渾以光爲長史  
進爵燕郡公武成二年詔光監營宗廟旣成增邑四百  
戶出爲虞州刺史尋治陝州摠管府長史重論討渾之  
功增邑并前一千九百戶天和二年卒時年六十二高



祖少時嘗受業於光故贈賻有加恒典贈少傅諡曰簡  
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嘗從太祖狩於檀臺山時獵圍  
既合太祖遙指山上謂羣公等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  
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太祖曰是也卽解圍而還令  
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太  
祖稱歎因立寺焉及爲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  
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  
未幾光所乘馬忽升廳事登牀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  
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撰道德經章句  
行於世子賁嗣大象中開府儀同大將軍

沈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有異常童弱歲而  
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  
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梁大通三年起家王國常侍  
梁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  
重補國子助教大同二年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  
也甚歎異之及卽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及江陵  
平重乃留事梁主蕭詧除中書侍郎兼中書舍人累遷  
貞外散騎侍郎廷尉卿領江陵令還拜通直散騎常侍  
都官尚書領羽林監詧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高祖  
以重經明行脩廼遣宣納上士柳裘至梁徵之仍致書



曰皇帝問梁都官尚書沈重觀夫八聖六君七情十義殊方所以會軌異代於是率由莫不趨大順之遙塗履中和之盛致及青緇起焰素篆從風文逐世踈義隨運舛大禮存於玉帛之間至樂形於鐘鼓之外雖分蛇聚緯郁郁之辭蓋闕當塗典午抑抑之旨無聞有周開基爰蹤聖哲拯蒼生之已淪補文物之將墜天爵具脩人紀咸理朕寅奉神器恭惟寶闕常思復禮殷周之年遷化唐虞之世懼三千尚乖於治俗九變未叶於移風欲定畫一之文思杜二家之說知卿學冠儒宗行標士則卞寶復潤於荆陰隨照更明於漢浦是用寤寐增勞瞻

望軫念爰致束帛之聘命翹車之招所望鳳舉鴻翻俄而萃止明斯隱滯合彼異同上庠弗墜於微言中經罔闕於逸義近取無獨善之譏遠應有兼濟之美可不盛歟昔申涪鮒背方辭東國公孫黃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爲藝基功參治本今者一徵諒兼其二若居形聲而去影響尚迷邦而忘觀國非所謂也又敕襄州摠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重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鐘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爲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爲皇太子講  
論建德末重自以入朝既久且年過時制表請還梁高  
祖優詔答之曰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衿江東竹箭亟  
疲延首故東帛聘申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結綬三  
世沐浴榮光祗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晉  
用豈無先哲方事求賢義乖來蕭重固請乃許焉遣小  
司門上士楊注送之梁主蕭歸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  
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  
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  
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爲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

釋典靡不畢綜又多所撰述咸得其指要其行於世者  
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  
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三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  
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早喪母事繼母甚謹弱冠  
好學負書從師於三河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  
隨軍征討以功除蕩寇將軍累遷伏波征虜將軍中散  
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魏孝武西遷樊王二  
姓舉義爲東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並被害深因  
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斝欲食之然



念繼母年老患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母偶得相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之間習天文及筭曆之術後爲人所告囚送河東屬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更得逃隱太祖平河東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土成墳尋而于謹引爲其府參軍令在館教授子孫除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遷開府屬轉從事中郎謹拜司空以深爲諮議大統十五年行下邳縣事太祖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爲博士深經學通曉每解書嘗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

者不能曉悟皆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萬紉于氏六官建拜太學助教遷博士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和二年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焉後以疾卒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蒼雅篆籀陰陽卜筮之書學雖博瞻訥於辭辯故不爲當時所稱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撰七經異同說三卷義經畧論并月錄三十一卷並行於世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初從陳達受三傳又從房虬受周禮並通大義後事徐遵明服膺歷年東魏天平中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摭據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時朝廷旣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磧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辨天和三年齊請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

必欲昇堂觀奧寧可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爲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具問所疑安生皆爲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深所嗟服還具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欽遲之及高祖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高祖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之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戰况陛下龔行天罰乎高祖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民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爲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



高祖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日武王伐紂縣首白旗陸  
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畧爲優高祖大悅賜帛三百  
匹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環金帶自餘什物  
稱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隨駕入朝并敕所在供給  
至京敕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學  
博士下大夫其時年已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既  
學爲儒宗當時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  
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  
二十卷禮記義疏四十卷孝經義疏一卷竝行於世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年在幼童便有成人之操

弱冠爲郡主簿魏正光中聞碩儒徐遵明領徒趙魏乃  
就學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  
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永安中  
釋褐安西府長流參軍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  
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旣而太祖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  
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繼舉遜  
稱有牧民之才弼請留不遣十六年加授建忠將軍左  
中郎將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歷弼府西閣祭酒  
功曹諮議參軍魏廢帝二年太祖召遜教授諸子在館  
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遜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



注春秋左氏傳魏恭帝二年授太學助教孝閔帝踐祚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士其年治太學博士轉治小師氏下大夫自謙王儉以下並束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直鎮蒲州以遜爲直府主簿加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一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崇治方曰竊惟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濟不至惠民愛物何者比來守今年期旣促歲責有成蓋謂猛濟爲賢未甚優養此政旣代後者復然夫政之於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

急酷民非赤子當以赤子遇之宜在舒緩得衷不使勞擾頃承魏之衰政人習逋違先王朝憲備行民咸識法但可宣風正俗納民軌訓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爲迫切至於興邦致治事由德教漸以成之非在倉卒竊謂姬周盛德治興文武政穆成康自斯厥後不能無事昔申侯將奔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言以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齊稱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然關東諸州淪陷日久人在塗炭當慕息肩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省造作曰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各營第宅車服器玩



皆尚奢靡世逐浮競人習澆薄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  
敗比來朝貢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  
逐好移有損政俗如此等事頗宜禁省記言無作淫巧  
以蕩上心傳稱宮室崇侈民力彫弊漢景有云黃金珠  
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彫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  
組害女功者也以二者爲饑寒之本源矣然國家非爲  
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造者皆徒費功力損國害民未  
如廣勸農桑以衣食爲務使國儲豐積大功易舉其三  
明選舉曰選曹賞錄勳賢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之有  
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觀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

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卽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况  
天下選曹不取物以下闕州郡自可內除此外付曹

銓者旣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世以榮祿爲重脩身  
履行以纂身爲名然逢時旣難失時爲易其選置之日  
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其四  
重戰伐曰魏祚告終天聰在德而高洋稱僭先迷未敗  
擁逼山東事切肘腋譬猶碁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  
非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在  
邊輕爲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國家雖疆  
洋不受弱詩云德則不競何憚於病唯德可以庇民非



恃疆也夫力均勢敵則進德者勝君子道長則小人道  
消故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彼行暴  
戾我則寬仁彼爲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澤旁流人思有  
道然後觀釁而作可以集事其五禁奢侈曰按禮人有  
貴賤物有等差使用之有節品類之有度馬后爲天下  
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季孫相三君矣家無衣帛  
之妾所以勵俗也比來富貴之家爲意稍廣無不資裝  
婢隸作車後容儀服飾華美眩曜街衢仍使行者輟足  
路人傾蓋論其輸力公家未若介冑之士然其坐受優  
賞自踰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厥德必有

儲蓄之餘孰與務恤軍士魯莊公有云衣食所安不敢  
愛也必以分人詩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  
力也又陳事上議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  
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  
猶爲未盡何者取人受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  
不用則言之者或寡矣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  
賜遷遂伯中大夫授驃騎將軍大都督四年進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五年詔魯公與畢公贇等俱以束脩之  
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爲贇良  
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



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邑四百戶民多蠻  
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  
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別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  
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  
露門教授皇子增邑一百戶宣政元年進位上儀同大  
將軍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又爲露  
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出爲汾陰郡  
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  
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  
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

遜性柔謹寡於交游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  
衆中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  
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成  
說發杜氏違辭理竝可觀

史臣曰前世通六藝之士莫不兼達政術故云拾青紫  
如地芥近代守一經之儒多暗於時務故有貧且賤之  
恥雖通塞有命而大抵皆然嘗論之曰夫金之質也至  
剛鑄之可以成器水之性也柔弱壅之可以壞山况乎  
肖天地之貌含五常之德朱藍易染薰蕕可變固以隨  
鄒俗而好長纓化齊風而貴紫服若乃進趨矜尚中庸



周書卷四十五  
之常情高秩厚禮上智之所欲是以兩漢之朝重經術而輕律令其聰明特達者咸勵精於專門以通賢之質挾黼藻之美大則必至公卿小則不失守令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後經術其沉默孤微者亦篤志於章句以先王之道飾腐儒之姿達則不過侍講訓胄窮則終於弊衣簞食由斯言之非兩漢棟梁之所育近代薪樗之所產哉蓋好尚之道殊遭遇之時異也史臣每聞故老稱沈重所學非止六經而已至於天官律曆陰陽緯候流畧所載釋老之典靡不博綜窮其幽曠故能馳聲海內爲一代儒宗雖前世徐廣何承天之儔不足過也

周書卷四十五終







